



前在秦皇岛港完成的两船现货煤炭交易，价格均为1000元/吨以下，“从市场监测情况看，10月下旬以来，全国坑口、港口煤价均大幅下降，随着后期煤炭产量提升，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将进一步改善，煤炭价格将加快向合理水平回归”。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端牢能源饭碗”

新中国一成立，维护能源安全就成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以上海为例，解放之初，这座工业城市的最大瓶颈莫过于冶金、化学、机械等基础行业缺油缺电，由于美国对华禁运柴油，杨树浦电厂曾把占发电量88%的燃油锅炉改为燃煤，来自安徽的淮南八公山优质煤被誉为上海工业的“细粮精米”，而上海重型机器厂提供的磨煤机为电厂的节能增效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从当初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以煤代油”，再到“石油大会战”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中国始终贯穿“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思想，而这又最终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总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能源对中国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石油为例，东北油田在80年代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还能向日本、东南亚出口，但从1993年起，中国已变成石油纯进口国，整个90年代，国际低油价对促进中国经济起到一定作用，到1999年中国工厂冶炼的原油有1/3是进口的，主要供油国也从1990年的三个（伊朗、阿曼和印尼）扩

全球能源危机

大到2000年的近12个能源供应国，如今扩大到20多个。那段时期，中国驻各能源国的外交官们，有着共同的回忆——海外经济情报与运作模式的匮乏，与国内市场旺盛的能源需求，令中国企业时刻充满“补全缺陷”的急迫感。前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龚猎夫提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好些能源富国不得不进入专业性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游泳”，“我碰到从中国返岗的格鲁吉亚驻土大使，他刚从天津一家被服厂廉价订到新军装，再折价抵购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这下子，格鲁吉亚的冬天就不冷了”。还有一件事，中石化帮土库曼斯坦修复一个废弃油井，还达到超过设计预期的产油量，但他们起初忽略了宣传，让土方政府和民众对中国技术缺乏印象。

正所谓“脸盆里学不会游泳”，经受了竞争考验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佼佼者，尤其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与国际市场逐步联成一片，更便于调动全球能源资源为我所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年原油进口量达到5亿左右吨规模，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中国早期多以直接买油来满足消费，很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很快，用投资换取石油份额权的“份额油”模式（价格相对稳定有利）在中企业务中成为常态，1993年10月，中石油在竞标中获得秘鲁塔拉腊油田第七区块开采权，合作期限20年，拉开中国石油公司进军海外的帷幕，之后委内瑞拉、苏丹、沙特、科威特、阿曼、也门、伊朗等都有中企投资，

但主要以老油田开发增产合同获得产量分成权益为主，技术要求更高，增产潜力有限。

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天然气被视为介于传统石油煤炭黑色能源和可再生资源的绿色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由于它的燃烧火焰呈蓝色，又被形象地称为“蓝色能源”。天然气既具有黑色能源高热值的优势，又没有风电、太阳能等供应不稳定、靠天吃饭的缺点，并能作为合成氨化肥工业的主要原料，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鉴于天然气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不断增加天然气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1998-2008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3.2%，同期消费量增长率达16%，2020年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328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前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之一，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突破40%。

做两份“能源功课”

多少代中国人，从小就接受祖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理念，在中学教科书里，中国储量居世界前三位的矿产多达几十种。但一个真实情况是，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00年为界，人均石油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人均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20年后，这些数值并无多大变化，这还是在有新的开采区发现和新技术加持后的情况。

当前，大庆、辽河、胜利等东部主要油田都进入中晚期，而西部

中国既要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能源自主供给，还要顺利过渡到“碳达峰”与“碳中和”绿色战略。